

三逸名將黃毓成

楊 森

我再參加二次革命

熊克武在留學日本東斌學校的時候，便已參加同盟會組織，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，他和黃復生同志奉派回川，介紹黨人入會，當時就曾計劃在各地起義。這年八月在江油舉事失敗，從此以後，他在成都、瀘州、江安、敘府、廣安、嘉定等地一再舉事，結果都沒有成功。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，他利用四川鐵路公款數百萬元，買了一個師的武裝配備，編組一個師，然後驅走張培爵、夏之時，佔領重慶城。胡景伊逼走尹昌衡，繼任川督，熊克武便以第五師師長的名義，把重慶掌握在手。第五師的官兵，全是智識份子，而非軍人，一切顯得外行，所以人稱他們是長衫軍，武器配備雖好，却是不堪一戰。熊克武準備在重慶起事，和我約好，等我一把研究所的學生軍拉出成都，重慶就宣告獨立。這時候胡景伊由於早就知道我是同盟會員，勢將響應二次革命，因此他已在暗中策劃，準備先解決我這個心腹之患。

他正在醞釀進行第一步計劃，成都城裏已經有了風聲，軍官教育研究所長王汝莊，是一位忠厚謹慎的老先生，他對我極其信任，聽到胡景伊即將不利於我的傳說，非常着急，他跑去見胡景伊，爲我力辯：

『楊某學問甚好，教學認真，更是極獲全所師生愛重，尤其是六十五標一營前隊排長時，我當他的隊官，他的爲人我很清楚，我敢以身家性命作保，他決不會搗亂。』

然而胡景伊怎肯聽信他這位老好人的保證？解決我的行動已如箭在弦上，勢在必發。八月三日，我聽到消

息，曉得胡景伊當夜即將派兵包圍研究所，把我就地解決。那日黃昏，我便下令舉行夜間演習，一舉而將全所的人槍帶出了成都城外，我一出成都，熊克武便按事前的約定，宣告重慶獨立，這是四川參加二次革命之始。

我率領我的學生軍，出了成都，一路往南而走，拂曉時分，和胡景伊部下的王陵基相遇，雙方立刻展開激烈戰鬥。

當時我們已經摸黑奔波了一夜，大家都很累倦，而且無論就人數、槍械上和所佔的地形相比，我們跟以逸待勞的王陵基團相差太遠。尤其臨行匆匆，帶出來的子彈有限，幾個鐘頭打下來，學生軍實在無法支持，不得已，只好向重慶方面撤退，希望熊克武能夠及時給予我們支援。

然而一路退到合川，援軍仍舊一個不見，我唯恐重慶方面發生突然變化，驚疑不定，只好把學生軍留在合川，抵拒王陵基凌厲的攻勢，自己帶了幾個衛士，趕到重慶去和熊克武切取聯絡。

這面胡景伊和熊克武對敵，四川局勢又告混亂，袁世凱電令貴州都督唐繼堯，派留黔滇軍黃毓成一旅，進兵四川，分南北兩路，會攻重慶。

黃毓成，字斐章，雲南鎮沅人，日本士官學校騎科畢業。他是我一生之中，在事業上攜手合作，密切無間的同志好友之一，為人光明磊落，熱忱慷慨。他在東京就讀，已經參加革命組織，回國後任雲南講武堂教官，馬隊第十九標教練官。辛亥九月初九，雲南起義，馬總統帶田書平拒不反正，黃毓成率領部下軍官把他擡走，然後率領全標進駐昆明，功勞很大，嗣由團長升任旅長，戍守貴州。謝汝翼、李鴻祥兩梯團（滇軍的梯團即為一旅）入川時，他曾担任支援部隊，到過瀘州一帶。

由於黃毓成自己就是革命黨人，率隊入川，他曾事前派人跟熊克武暗通聲息，可惜熊克武置之不理，於是

兩軍便認真的打了起來，黃毓成從瀘州進抵永川，熊克武的長衫軍被他一舉擊潰，當時我的學生軍也因爲無法得到支援，一路退到重慶附近，熊克武連連召集緊急會議，可是面臨秦滇兩支勁旅，誰都拿不出主張。

沒有幾天，黃毓成一路挺進到重慶對岸，王陵基也進薄磁器口，重慶前後受敵，熊克武一看大勢已去，坐了一條小火輪溜跑。同盟會在重慶方面從事二次革命，於焉宣告失敗。

交黃毓成得一知己

兩路軍馬同時攻抵重慶城下，袁世凱居心險毒，他前後發表黃毓成和王陵基同爲重慶鎮守使，這無疑是示意雙方，如欲走馬上任，必須廝殺火拚。於是黃毓成當仁不讓，王陵基更勢在必得，秦滇軍在重慶附近殺得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。滇軍只有兩團，孤軍深入，力薄勢單，黃毓成以革命黨人的立場，聯絡熊克武的舊部，希望能夠趕跑王陵基，爲革命黨規復重慶這個根據地。此爲我和黃毓成訂交之始，我向他建議集合在重慶的同志，就地與王陵基決一死仗，於是雙方又從事了二三十天的拉鋸戰，正在勝負莫定，胡景伊再在袁世凱的面前下了工夫，北京政府來電，限令黃毓成全師返黔。

三督競雄的局面，至此暫告結束，熊張敗走，黃旅撤退，在風雲瞬息萬變中，我吃虧很大，如今不但毫無憑藉，連一人一槍都沒有了。尤其是，成都不能回，重慶不可住，四顧茫茫，天地雖大，獨之我容身之地。正在不知如何是好，黃毓成十分誠懇的邀我，暫時担任他旅部的參謀，和他同去貴州，徐圖發展。

我答應了，於是出川入黔。黃毓成對我肝膽相照，禮遇欽重，他的部下也多爲慷慨悲歌的革命志士，因此寄居客軍，倒也並不寂寞。行前，我派人送封密函給我的譚氏夫人，請她挈帶吾兒興，先回廣安，依我母親同

住。我知道，這一媳一孫，定可帶給母親一份安慰。

行軍途中，非常艱苦，因為黔滇公路山脈起伏，崎嶇難行，那時候我和黃毓成還並不太熟，他部下的一些將領，與我更乏深交，我心想自己以一個四川人而在雲南軍隊之中，應該韜光養晦，不露鋒芒，自居於客卿地位。所以我雖然有高級軍官的身份，却總是默默的隨着士兵隊伍行進，我不要馬匹，也不想以車轎代步。

有一天，在層巒疊翠的大山中迂迴盤旋，直登山巔，我正雜在士兵隊伍中揮汗疾走，身後響起了得得蹄聲，我回頭一望，是黃毓成率領幾名高級軍官，騎馬過來，不一會兒便越過我們的身邊。這時候黃毓成偶然側眼一望，看見了我，他立刻下馬，很詫異的問我說：

「噢，楊先生，你怎麼沒有馬騎？」

我笑笑，回答他說：

「我喜歡走路，藉此機會運動運動。」

他聽了，認為我言不由衷，一定是他部下沒有為我備馬，當時他很生氣，高聲喝令一名軍官，叫他把馬匹讓出來，請我騎上。

當時的局面十分僵窘，我不願他為這點小事，使他的部下難堪，因為這樣做的結果，會讓我無緣無故的跟某些人結怨，於是我再次婉拒，我很誠懇的說：

「不必了，我和士兵們一齊走路，說說笑笑反倒不覺得長程行軍的寂寞，確實是我自己不想騎馬的。」

他深深的望了我一眼，很客氣的說聲：

「那麼，楊先生，恕我們先走一步了。」

『請便。』我向他行了個軍禮。

傍晚，部隊在一個市鎮住下，埋鍋造飯，我正在休息，一名傳令兵跑來，很恭敬的對我說：

『司令請楊先生過去吃晚飯。』

柚子作靶菓園比槍

我跟那名傳令兵去了，黃毓成的旅部，設在當地一個大戶人家，我和他同進晚餐，席間還有幾位高級將領。軍人吃飯，速度很快，飯後，他覺得和我盤桓，意猶未盡，邀我到廳後的一座菓園；散步談天，時值仲秋，柚子已經成熟，纍纍然掛在樹上，遠遠望去，就像一顆顆的人頭，隱藏在樹叢中悄悄張望。黃毓成一時興起，掏出袋中的手槍，瞄準了柚子射擊。我在一旁帶笑欣賞，由於距離頗遠，他一連打了十五六槍，中與不中，大概都在一半光景。

他笑笑，彷彿對自己的成績不大滿意，收槍回袋，他請我也打幾槍試試看。

我握槍在手，砰砰砰接連開了三槍，我不想多打，因為這並不是我練習射擊的時候。

黃毓成與高采烈的拉我過去看，把我打中的那枚大柚子摘下來，他一眼看見只有一個彈孔，回頭向我莞爾一笑，說聲：『三槍中其一。』

當時我祇含混的說：『慚愧慚愧。』

他左手托着那枚柚子，右手和我挽臂而行，我們兩人一同走到廳後的長廊，勤務兵已經備好了兩張籐椅，一把茶几，日薄崦嵫，彩霞在天，晚來無事，他要和我促膝長談。

一面天南地北的聊着，他一面信手剝開柚子，想和我共而食之，剝着剝着，他突然發出一聲驚呼，然後他急忙把兩片柚瓣拿給我。其實我用不着看早就知道了，方才我那一連三槍，三槍只有一條彈道，循一個彈孔深入柚子的內部，剝開來時才看得出，因為子彈的出孔大得多。

『楊先生，你的槍法太好！』他把中了我三槍的柚子，放在手上徐徐的撥弄，兩隻眼睛，因驚異而睜得很大。

我連忙謙抑的說：『僥倖，僥倖！』

他抬起頭來望我，臉上是一種親暱的會心微笑，於是我們互視而笑，笑聲由小而大，最後是聲震屋瓦，幾乎笑出了眼淚。這一場笑，快極平生，同時也是我們以後患難與共，甘苦同嚐，半世志友的訂交之始。

接下來他問我的出身，我說我是四川速成學校、高級軍事研究所畢業，他聽後，肅然起敬的說：『你們的學校很好，裏面有許多日本教官。』

他確實是在恭維我，因為他自己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，也當過四川督練處的提調（就是尹昌衡從前的位置），曾經担任過名滿天下的雲南講武堂教官，在滇軍聲威舉國欽重的時期，以學識和道德文章來說，他也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這一夕長談，直談到就寢時分，談話中，他似有意似無意的詩興又發，隨口占了兩首絕句，我一時有感於懷，即席和他兩首，這一來使他更加興奮，他說以我詩才之敏捷，此次旅滇途中，如果他能勉力唱和的話，我們該可以出本詩集了。

言罷，我們兩人又拊掌大笑，盡歡而散。

原來黃毓成是秀才出身，日本士官畢業回滇到過四川。後來又回雲南任職，所以他中文也相當有根底。

第二天，從宿營地一覺醒來，忽然聽到聲聲馬嘶，我翻身而起，衝出門去，一眼看見有一匹駿馬，鞍韉齊全，就繫在我住處帳外的一棵樹上，一名參謀，兩個護兵，齊齊上來敬禮，與此同時，他們更滿臉堆笑，口口聲聲的向我道喜。

我正待要問：「喜從何來？」那位參謀雙手呈上一紙委令，那上面，黃毓成筆飽墨酣的寫了一行字：「特委楊森爲本部主任參謀。」

我記得，當時我心裏非常感動，手裏捧着那紙委令，默默無語，天涯流浪，四顧茫茫，竟然會遇見這麼一位知己，他不但和我訂交爲友，而且，更將如此重大的職責，加在我的肩上。雲南是革命策源地之一，辛亥起義成功，滇軍迅速擴編，真所謂謀士如雲，名將如雨，就是在黃毓成的這一旅人中間，對於兵學造詣極深的知名之士，也不知道有多少，而他竟將主任參謀的要職，畀交給我這麼一位聊以羈旅的客卿，人非草木，怎麼不令我與異鄉知己之感？

我謝過了那位參謀，又親自去向黃毓成謝委，他笑呵呵的請我即刻統兵出發，續往貴陽開去。

我當滇軍主任參謀

那天早晨集合整隊出發，黃毓成向全旅官兵宣佈我的新職，正式把我介紹給大家。介紹時，他對我的才學和品德，推崇備至，一再強調我是一個很不平凡的人，他希望我能有良好的貢獻，使他的部隊獲得改善與進步，同時，他更願見全旅的官兵，能够從我這裏得到教益。他這一番話說得十分誠懇感人，訓話完畢他又請我講

話，我謙辭了一下，方始表過幾句客套，我說我投效滇軍，無非希望成爲這個保國衛民隊伍的一份子，革命軍人，不計名位，即使在本旅當一名列兵，也無所謂。今天承黃旅長畀予重任，內心實覺惶恐，但願大家同心同德，一致爲革命目標而努力。

我說的話，比較含蓄，這是因爲我必須有所顧忌，滇軍的立場，在實質上是傾向革命的，但在當時，袁世凱還是合法的總統，從蔡松坡、唐繼堯到黃毓成，在表面上仍須接受北政府的節制與調度，我不能公然的在他們面前宣揚革命，或者指出任何明顯的目標。另一方面，站在我面前的這一旅人，自黃毓成以下都是雲南老鄉



滇將葉荃，任過第五軍總司令，
賦閑教師，時我當過他的家。

，雖說川康滇黔等於是一家，但我以一個四川人驟擢要職，我還不知道他們對我的反應如何，有許多話我都不便於說。——這一次訓話和我就職初期處理事情的態度一樣，我必須謹慎小心，不露鋒芒，免得受到部下的忌刻。

因此，當了滇軍的旅參謀主任，就我個人的心情來說，實在是憂喜參半，得失尚在未定之天

，反不如黃毓成派人牽來給我的那匹駿馬，來得令人高興。

有馬可騎，當時在我的心目之中，要比借步登高，官拜主任參謀更爲興奮，隨滇軍由重慶向貴陽開拔以來，看到黃毓成旅有五六十四軍馬，我何嘗不會見獵心喜？只是想及自己是逃難的人，能被滇軍收容已屬萬幸，何敢奢想與黃部高級將領並駕齊驅？因此我一直雜在士兵隊伍中默默步行，聽到蹄聲得得，只好艷羨的多看那些馬匹兩眼，連黃毓成叱令他的軍官讓馬給我，我都不便接受。如今，承蒙黃毓成青眼相加，昇我全軍僅次于他的職位，使我名正言順，有了馬匹，我執鞭在手，一躍而上，鬆開韁繩，讓我的座下馬自由自在，驟馳小跑，我真無法描述當時內心的得意。

我始終認爲，馬是有靈性的動物，伯樂相千里駒，千里駒也同樣的在找人間伯樂。記得在軍校讀書的時候，有一門很特別的功課叫『馬學』，其教材名爲『馬術教範』，這本書裏存有許多中國人對於馬匹的舊觀念，囿于迷信者固然不少，但也有一些可取之處。譬如說騎兵駕御馬匹，名之『互助』，用意卽爲御者應該幫助馬匹聽從指揮。我自幼愛馬，對於馬性可說是摸得很清楚了，騎馬養馬，不但要懂得馬的生理，還要了解牠的心理。馬是近視的，但牠們嗅覺靈敏，這是關於生理方面的。馬怕陌生人，怕巨大聲響，卽是屬於牠們的心理狀態。——又如，必須讓馬匹睡得安寧，却不可睡得太多，馬睡多了，反會懶慵乏力，再如馬耐冷而憚熱，喜乾燥而畏潮濕，可餓不可過飽，宜瘦不宜太肥，此外，馬的體溫和人一樣，也會感冒，人類服食的感冒藥，對於馬匹同樣的有效。

瞭解了馬匹的生理和心理，以互助的態度幫助牠瞭解你的心意，這時候，心領神會，得心應手，卽使不用手執韁，腳踩蹬，馬匹照樣可以接受騎者的指揮。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的當衆表演過，我不用手和腳來控制馬，騎在馬上，身體偏左馬就左轉，身體右傾馬則右走，更進一步，我可以用身體動作指揮馬匹前進後退，跑快

跑慢，甚至於跳越障礙。

三歲騎馬花式輕乘

那一天；我初次在川黔道上騎馬，很快的使我座下馬和我結為一體，不多久，我就可以操縱裕如，人馬相歡，我忽而衝前，忽而折後，在大軍行進途中着實露了幾手騎術，由於我一心在馬，全神貫注，對於黃毓成的驚喜注視，竟然毫無所知。

但是黃毓成忍不住了，他策騎趨前，和我並轡而行，這時候，他問我說：『你是否騎兵出身，你的馬怎麼騎得這樣好？』

我笑着回答：我是步兵科的軍官，至於騎馬，我說我在三四歲時便開始練習，早年學的是舊式騎術，進了軍校，我經常到騎兵隊借馬騎來過癮，後來當到督隊官，有了自己的座騎，我更得其所哉。末後我告訴他，不要說是普通騎術，就是馬背只綁一道大皮帶，帶上豎起兩個小木樁，騎者手執木樁，可以縱上躍下，玩出無數花樣的『輕乘』，我都玩得很精。

他一聽說我連輕乘都會，大為驚訝，他坦然自承，他雖則是日本士官學校騎科畢業，但是士官學校所授的騎術並不精深，譬如輕乘，他就不行。

事後，我才聽說，黃毓成文武全才，是滇軍將領鳳毛麟角之選，他平生最自負之事有二，一是射擊，一是騎術。在那兩日一夜之間，他對我的讚佩和拔擢，確實不是簡單的事。只此一點，也可以看出其人之胸襟與學養，確非凡品。

我們放緩腳步，邊走邊談，談些軍事學，軍事教育一類的問題。兵學要目有三，曰典曰範曰令，他問我一些典範令的要義，我都能應答如流，這一來又使他深表欽仰，頻頻的問我：

『你怎麼會這樣熟的？』

我說：我曾在速成學校肄業三年，又在高等軍事研究所研究一年。我讀了四年軍校，教典範令的教官都是日本人，他們採用士官學校的辦法，少講解，重試驗，每星期舉行考試一次，本週考一至十頁，下週便考十至二十頁，以排連長所需的程度為範圍。這種教法，我說我認為確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『不不不，』黃毓成連連的搖頭：『事實決不像你所說的這麼簡單，如果說貴校的老師做行日本士官的辦法，教授典範令，為什麼我這個士官出身的，都還比不上你對於典範令的嫻熟？』

他逼問得太緊了，我只好說了實話，衷心非願的又掠他一美，我說：

『你忘了？我曾當過四川軍官教育研究所教育長的呀。』

於是他哈哈大笑，我也奉陪，兩個人笑得山應谷鳴，許多官兵，都在莫名其妙地望着我們。傾心而談，彷彿有談不完的話要說，人生得一知己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確實是很難得的際遇。黃毓成和我性格相同，脾味相投，他也是勇於任事，嚴於律己的人，胸懷大志，襟懷開闊，他任俠尚義，不拘小節，粗衣礪食，自奉節約，當時，他同樣的和我有萍水相逢，快極平生之感。

軍心散渙士氣消沉

晚間，宿營前，我們在餐桌上高談闊論，宿營間，他總是吩咐副官，將我的房間安排與他比鄰，以便挑燈

夜話。某日，一燈如豆，夜涼如水時，他忽然神色端凝的問我：

『子惠兄，你看我這支隊伍如何？』

沉吟俄頃，我也正色的答道：

『實不相瞞，究竟你是騎科出身的軍官，你這一旅人，帶得並不算好。這當然是因為你不懂步兵的關係。你的部隊軍事教育很差，士兵動作不合標準，槍械保養不善，最使我這愛馬的人看了傷心的，還有你的馬匹調教飼餵都很糟。』

他聽了，沉默半晌，然後瞿然而起，目光閃閃的望着我說：

『子惠兄，你不知道我聽了你這些話，心中有多麼的感動，你所說的，都是我久縈于心，極需加以解決，而自己又苦於認不真切的，我軍這種種的毛病，連我相從多年的高級軍官，曉得了都不肯向我直陳，唯有你，——』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。『你真不愧為我的生平知己。子惠兄，從今以後，我這支部隊算是交給你了。』

初抵貴陽，但見山多城破街小，黃毓成的旅部設在城裏，部隊佈防附郭近郊，剛剛安定下來，又聽說袁世凱要大舉調動西南人事，貴州人劉顯世有繼任黔督的傳說，唐繼堯可能調回雲南，接替蔡松坡雲南都督的要職，當時被公認為西南重鎮的蔡松坡，風聞袁世凱要借重他的長才，請他到北平去組閣，當國務總理，同時也有他將出任北政府陸軍總長的說法。

消息揚揚沸沸的傳開，我發現黃毓成旅的軍心漸趨散漫，士氣益更消沉。我在想，唐繼堯回雲南，這批滇軍不是正好可以回鄉了嗎？為什麼他們一個個都是無精打采的模樣？有一天，我將心中的疑問，向黃毓成率直的提了出來，那曉得他竟一聲長嘆，坦坦白白的告訴我說：

『雲南僻處西南邊陲，地大人稀，特產又少，不是一個富庶的省份。革命軍興，爲了應付當時情勢的需要，部隊迅速的擴充，光復成功，新編的部隊在省內無法就養，因此只好打着援川、援黔的名義，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，在川黔兩省駐屯。如今我們一退而出川，再撤而離黔，回到雲南，糧秣薄餉無從籌措，看起來，多一半的命運是解散了事。你想，在面臨這種情況之下，他們又怎樣提起勁呢？』

俗話說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，乍看起來，這是種消極敷衍的形容，但若從另一個角度看，我覺得它實在是有很積極的鼓勵意味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，在位一天，就要做一天的事情。依我的看法，那怕部隊要在一分鐘解散，我們在最後一秒時也不可輕忽職責，所謂全始全終，正是這個道理，所以在貴陽的一兩個月之間，我既已受了黃毓成的囑託，我便認認真真的辦事。不但每天都在旅部裏應付日常業務，我還拿出我的辦法，對於黃軍中應與應革之點，大刀闊斧的予以改善。

可是，漸漸的連黃毓成自己也懈怠散漫，不起勁了，尤其在唐繼堯隻身返滇，就任新職，我們部隊還在待命開拔的那一段時期，有時候，他接連三天兩天不到司令部，即使來了，也是呵欠連連，疲容滿面。

我很詫異的問他：

『多日不見，你到那裏去了？』

他總是一聲苦笑，回答我說：

『打麻將。』接着又補充一句：『反正旅部裏又沒有什麼事情。』

沒有什麼事情？我暗覺好笑，等他洗臉用膳，休息過了，我請他振作精神，和我到各部隊的駐紮地去巡視一番。他親眼目覩，有些低級軍官在上講堂，有些士兵在下操，動作確實，操法合乎要領，他簡直驚愕得不能

置信。於是我陪他再到辦公室看，最後到馬廐裏打一轉，他那幾匹馬洗刷得乾乾淨淨，我請來的一批馬蹄鐵正，正在叮叮噹噹的校正以前釘錯的蹄鐵……他十分感動，神情懇摯的望着我說：

「這那裏像是一支即將解散的隊伍，分明是新練的精兵嘛。」

「解散也好，新練也好，」我意味深長的告訴他說：「紀律和士氣不能保持到最後一分鐘，那是一定會出大毛病的！」

部隊接到開拔回滇的命令，大軍循黔西南而抵昆明，路上，月白風清之夜，黃毓成每每感慨萬端的跟我說：「回昆明後部隊一解散，用不着再帶兵了，正好，天意讓我倆在這時候結交，到了昆明，我們去找個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好生關起門來讀它幾年書。」

袁世凱密令殺楊森

果然，一到昆明，黃毓成的這一旅人，就地解散，總算唐繼堯念舊，每個月還撥一筆錢，讓他維持一個光桿司令部的開銷，因此我們這幾個人，月月都能拿到勉強够用的薪水。

當其時，黃毓成還沒有結婚，他在昆明城裏租了一幢房子，由他和我，再加上周若恆，三個人住在一起。他和周若恆是本地人，離鄉多年，解甲歸來，交際應酬很多。只有我，長日閒居，無所事事，我記起黃毓成『閉門讀書』之約，又想到黔滇行軍途中，曾經借過一位軍官的資治通鑑，看了幾篇，覺得其味無窮，於是我便上街買了一部，真正關起門來，開始把一部資治通鑑一篇篇的點，一篇篇的讀。

如所週知，資治通鑑是宋代司馬光編撰的，我買的本子還有元代胡三省注。通鑑起自戰國，迄於五代，其間歷時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，司馬光編集的是歷代君臣之間的事迹，他用當代通儒劉攽、劉恕、范祖禹等爲助理，窮十七年之力方始完成，全書有二百九十四卷。我算是在雲南賦閒的兩年之中，將它全部圈點一遍。許多見解錯誤之處，我都加以眉批旁注。這部書博大精深，是中國政治學和歷史上的大鉅著，點這一遍資治通鑑，實在使我受益不淺。尤其是唐朝貞觀年間，人才輩出，名臣雲集，唐太宗李世民又是一位相當高明的皇帝，當時的奏章條疏，以及君臣之間的對答，莫不都有大學問在，令人百讀不厭。及今回想，這實在是使客居雲南時期的最大收穫。

國民黨二次護法之役失敗，袁世凱躊躇滿志，以爲天下盡入他的掌握，他排除革命志士，不遺餘力，我在昆明避隱，離羣索居，突然間閉門屋中坐，禍從北平來，袁世凱拍給唐繼堯一道秘密電令，電文是：

『亂黨陳萬仞、楊森，逃抵昆明，着雲南都督唐繼堯即行緝拿，就地正法。』

唐繼堯得了電報，明知道我和黃毓成住在一起，把電報拿給黃毓成看，他自己則不置一詞，黃毓成當時就義正辭嚴的說：

『楊某是我把他從四川請出來的，他現在還和我同住，誰都曉得他賦閒昆明，閉門讀書，他何嘗是什麼亂黨？』

唐繼堯聽了，心裏有數，大家都是革命黨同道中人，他怎肯爲虎作倀，將我抓了去問罪，討好袁世凱？因此他覆了袁世凱一個電報，說是查明雲南省境並無陳楊二人，就此敷衍過去。

事隔多日，有一次在酒酣耳熱的時候，黃毓成才在無意之間，將這一幕透露出來，使我聽了大爲怔愕，真

想不到袁世凱的魔掌還會伸到雲南，然而轉念一想，雲南朋友們待我實在太好了，黃毓成的肝胆相照，鐵肩担道義，唐繼堯當時還在聽袁世凱北政府的號令，他跟我素無淵源，居然也甘冒大不韙，不惜開罪袁世凱，庇護我這個手無寸鐵，囊空如洗的落難之人，單以這一件事來說，唐黃二位的情義深重，我是沒齒難忘。

至於和我同榜通緝的那位陳萬仞，他也是革命黨人，不過他倒確實不會過雲南，二次革命失敗，他跑到四川鄉間去躲了起來。

後來在雲南住得久了，我才知道，黃毓成由於對我傾心愛重，他逢人便揄揚我如何文采風流，如何精嫻韜略，又是如何身懷絕技，目光遠大，因此我雖然跟雲南軍政首要接觸不多，但却早已名動公卿，大家都曉得我的才幹和人品。唐繼堯當時正在圖謀大舉，他當然很願意留我這樣一個人在雲南。

然而經過這次密電緝拿的事件以後，我深感寄人籬下，總以不替主人家找麻煩爲先，於是我從此改個名字，叫吳尚衡，吳是我母親的姓氏，尚衡，則因爲我的原籍是在湖南的衡州。

昆明住得久了，難免覺得苦悶乏味，跟黃毓成商量過後，我搬出了他所租的那幢房子，我獨自一人，在昆明城外八十里，安寧州所屬的溫泉村，村中一座火龍寺裏，找了一個暫時安身立命之處。

溫泉村風光明媚，氣候溫和，是雲南有數的名勝之一，因爲當地有溫泉，距昆明市又近，許多達官貴人，暇時都到這裏來盤桓遊樂，我起先住進火龍寺，一心一意繼續圈點我的資治通鑑，一卷在手，自早至暮樂之不疲，一時大有入山唯恐不深，從此不問世事之概。

但是這一段幽居的時日並不太長，我的個性，總是好動，看到有什麼不對的事情，不管與自己相干與否，我都要出頭幫別人加以解決。尤其我爲人比較隨和，顯貴名流，專家學者，我可以和他們談笑風生，三教九流

，窮苦百姓，我也一樣的相處甚謹，溫泉村民淳厚，却是當地受教育，在外面做過事情的人更少。鄉下人少見世面，看到像我這樣的人物，就以爲很了不起，我和他們比鄰而居，早晚相見，起初一段時期，他們都採取一種敬而遠之，不敢接近的態度。

後來跟他們處得熟了，有人告訴我說：剛開始見我搬來時，他們都望我而生畏，因爲一則我精神抖擻，氣宇軒昂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個碌碌之輩，再則我案頭的一部資治通鑑，堆起一二百本，他們偷偷的看我整天吟哦圈點，不禁懷然心服，不曉得我有多高深的學問，第三呢，但凡昆明城裏來了什麼軍政要人，多半會先到我的住處來拜訪，然後陪我詩酒留連，嘯傲林泉，他們看見雲南要人一個個對我如此尊崇，更摸不清楚我有好大的來頭了。

溫泉村裏打抱不平

漸漸的，我對溫泉村民很有好感，雲南人樸實無華，勤勞誠懇，待人接物，熱心而又謙虛，凡此種種，跟我的個性十分投契，尤其川滇口音相近，語言毫無隔閡，於是我時常自動的和他們攀談，不久以後變得熟了，他們無分男女老幼統統變成了我的好朋友，口口聲聲的：『楊參謀！』喊得親熱之至。這種深摯親切的情誼，使我在孤獨異鄉之際，得到很大的安慰。

『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』，這是我爲人的基本性格之一，特別是朋友的事，但凡有麻煩，我絕不會袖手旁觀。溫泉村有一位守寡的老太太，給他兒子娶了一房媳婦，姿色不錯，就是不守婦道，跟別村的一個流氓勾搭成姦。流氓看到鄉下人好欺侮，堂而皇之的跟那個女人來往，一副旁若無人的模樣。溫泉村人覺得那流氓欺人

太甚，使全村居民受了屈辱，大家都在氣忿不平，但還沒有人敢於挺身而出，仗義直言。

他們來找我幫忙，我義不容辭，一口答應，帶三四個壯丁，備下了細人的藤繩。找到那個流氓，我掏出槍來，一聲喝令：『不要動！』

那流氓慌了，因為論打架，他未必打得過我，何況我手裏有槍。我叫帶去的人把他綁好，抬到本村的火神廟去關起。

村民聽說流氓被抓到，人心大快，紛紛圍攏來看，羣情憤激時，有人主張吊死他，有人主張活活打死，我搖搖手說：

『死罪倒也不必，吊是要吊他一下的。』

於是我命人把他吊在大樹上，一吊就是半天，流氓再慄得凶狠，這下也吃不消了，他撐不住時，高聲討饒，我說：

『你答應從此永不走進溫泉村，我就放你。』

他如逢大赦，連忙答應，於是我放他落地，一條狼漢，抱頭鼠竄而逃。

我再把那個小媳婦喊來，當着衆人，訓斥一頓，叫她從此洗心革面，遵守婦道。她羞慚無地，諾諾而退，後來她果然很孝順婆母，善待夫婦。

安寧縣地當運鴉片烟的要路之衝，武裝歹徒販運鴉片，土匪常常擄械搶劫，雙方開起火來，倒霉的是老百姓，真是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官兵因為地區遼闊，剿不勝剿，撫不勝撫，我以客人的地位出面，邀集地方士紳，召開會議，組織團練，徵集一百多名壯丁，由我親自訓練，規定一地出事，鳴鑼為號，人人都要拿起砍刀

斧頭，對付匪徒。訓練多時，成效斐然，力量越來越大。昆明有高級人員來，我們還表演一番，請他們檢閱。自此土匪和鴉片客遠道而行，不敢再騷擾安寧縣境。

我總覺得農村生活，刻板單調，工餘之暇，生活毫無調劑，於是我又訂章程，立辦法，替他們成立俱樂部，使農民也有康樂的機會。

因此之故，我得到當地人的敬佩和愛重，在安寧一帶，居然還小有力量，無論什麼糾紛，我都可以一言解決，當地縣長常來看我，他總是說：

『楊參謀，我這個縣長份內的工作，等於是你在代我做了。現在我是各事不問，也不會出什麼問題。』我聽了，只是笑笑，他曉得我的來頭，『區區百里侯，非所願也』，他當然不怕我搶他的飯碗，分他的權力。

張開儒慷慨贈名駒

事實上，連這位縣太爺也時常屈駕下鄉，有事找我幫忙。原來安甯州文化水準較低，讀書種子不多，縣裏倒是有位老舉人，可是頭腦太舊，架子更大，有人想請他寫寫屏聯中堂，壽序墓表，或是重要一些的公文訟狀，大都不敢找他。我的一手字寫得比他略佳，通常的應用文尤其優爲之，於是求字、求文章的絡繹不絕，我既不需黃字療饑，當然一概却酬，所以在這一方面我的名氣很響，縣太爺在公事上發生了疑難或問題，同樣的也得下鄉來移樽就教。

黃毓成經常來探望我，一住便是兩三天，有一次他陪一位張師長來訪，張師長名開儒，字藻林，雲南文山

人，他很慷慨豪爽，和我談得投機，由於他是現職師長，曉得我愛馬成癖，特地請我參觀他的馬廄，並且要我隨意挑選一匹，俾以代步。

一句話，真是叫我大喜過望，『紅粉贈佳人，寶劍贈烈士』，他既然一番盛意，我也不作推辭，那百多匹馬一一看去，我選中了一匹小巧玲瓏，外貌俊秀的一匹貴州馬。這是一匹黑馬，雪白的四隻銀蹄，不僅如此，牠還有白鶴腳鬃、烏雲蓋雪之勢，我見到牠時眼睛一亮，急忙奔過去拍牠兩下，叫牠張開口來，一數馬齒，剛好七歲，我心裏歡喜極了，當時便說：

『承蒙張師長見賜，我想就討這一匹馬。』

張師長和黃毓成一道走過來，看看我選中的馬，不由眉頭一皺，率直的說：

『我這裏好馬多得很，你何必挑選這一匹呢？這匹馬一無是處，老實說，是我師部衛士騎的下駒。』

『下駒就下駒吧，』我忙不迭的說：『讓我騎回去訓練訓練看。』

張師長見我堅持，只有答應，當時彷彿有點不過意的樣子，還贈送給我全副馬具，我連連道謝，心花怒放，騎着我的『烏雲蓋雪』走了。

黃毓成的座騎是一匹北地馬，產自青海，體格強健，高大英武，很能吃苦耐勞，也肯聽話，他已經騎了六年。那天我和他策騎同回溫泉村，兩匹馬並排走的時候，我便是比他矮了一截，但是黃毓成畢竟知馬，他一路直在誇獎我：『你這匹馬選得很好，選得很好。』

我心中正洋洋得意，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『是要比你座下的這匹好些。』

沒想到他不服氣，却又明曉得我說話向來是很有分際的，因此他將信將疑的問：

「不見得吧？」

「現在我們兩個不必辯論，」我成竹在胸的回答：「過一兩個月，你再來看看這匹馬看。」

回到溫泉村，埋頭努力調教我那匹良駒，首先我給他佈置了乾燥舒適的馬房，然後又雇一名工人，專門負責飼養牠。早年雲南人大多以馬匹為交通工具，載人代步，或是運送東西，因而家家戶戶都有幾匹馬，人人對於餵馬都內行，所以我所雇的那位馬僮，無須訓練叮嚀，他就可以把飼餵的工作，做得很好。

化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，我這匹烏雲蓋雪確非凡品，牠聰明曉事，溫柔服從，同時牠更有深厚的潛力，可以儘量發揮。一個月下來，牠已經學會了不少花樣，牠能做前趾起揚，——就是後腿直立，前足高舉，牠動作敏捷而姿態漂亮。前趾起揚馬身直立以後，再用後足前行，在騎術中稱為西班牙步法，牠走得不遠，但是也能來上幾步。此外牠縱身躍起，跳得寬，也躍得高，牠始終保持跳高一公尺，跳遠兩公尺的紀錄。

最最可貴的，是因為牠的體型較小，羊腸小徑牠跑得，險峻山路牠更履險如夷，僅此一點，牠已勝過黃毓成的高頭大馬多多。

山巔松下一夢黃梁

一月之期已屆，黃毓成如約而至，我騎我的烏雲蓋雪，黃毓成騎他的青海名駒，第一個節目我們比賽立即起跑與立即停步，一大一小兩匹馬，速度和動作幾乎毫無二致，但是他的馬騎了五六年，我才不過訓練一個月，我清晰的看到黃毓成臉上露出驚訝之色。

逐項表演過了，我的烏雲蓋雪直在佔先，黃毓成非常高興，他對我這匹馬讚不絕口，我一高興，請他試騎，黃毓成於是大大的過了一次癮，他策馬飛奔，倏忽間不見蹤影，俄而自天邊大路盡頭出現了一點黑影，黑影越來越大，轉瞬便見我的烏雲蓋雪馱着黃毓成，風馳電掣般衝來，毓成騎的下馬，氣喘咻咻，滿面紅潮，他極興奮的向我嚷喊：

『子惠兄，你真了不起！』

黃毓成一來，彷彿偌大溫泉村，還容納不下我們兩個，我們經常騎馬出遊，或馳騁，或打獵，或者遊山玩水。雲南地勢很高，境內山脈綿互，多半峯奇岩危，形勢雄壯，令人頗生探幽搜祕的好奇心，山上松樹尤多，清奇古怪，樹姿美妙。某次，我和黃毓成策騎奔馳，越跑越遠，渾然不覺，及至中午時分，等等後面的衛士仍還沒有趕到，我們只好席地野餐，松濤吟吟，像在爲我們奏樂。

飯後，衛士還是不來，兩個人談談說說，溫煦的陽光照着，漸漸的倦意來襲，就這麼躺在山巔松下睡着了。一覺醒轉，看看手錶已是下午三點多鐘，山風習習，精神一爽，我們不禁拊掌大笑，都說荒山野外的這次午睡，確實香甜無比。

可是，衛士仍然不曾跟上來，我們一商量，大概是他們走岔路了，等不等他們有何關係呢？反正我們兩匹馬兩隻鎗，難道還會怕什麼不成？

趁着「一覺睡够，神完氣足，我說：

『前面山高林密，野獸必多，讓衛士們自己回去算了，我們不妨再到前面去打一陣獵。』
那曉得這一玩，走得更遠，日薄崦嵫，暮靄四合時分，我們到了一處山環水複的地方，碧雞金馬二山夾峙

，周圍廣達三百里的滇池，擺在我們的面前。

下了馬，找到一家人家，上前一問，原來我們都跑到滇池的海口來了，這裏距昆明城八十餘里，離我們的來處溫泉州，里程已在二百以上。

怎麼會跑得這樣遠的？我和黃毓成相顧愕然，今天晚上，顯然是回不去了。

小戶人家，很懇懇的招待我們晚餐，送了他們些錢，接待得更爲熱烈。飯後無事，和老農們閑話桑麻，他們說：這一帶小地名叫海口，是滇池水的出口，自古以來，海口暢通，雲南全省的稻谷必定豐收，倘若淤塞，那就要鬧大飢荒，歷代也不知道疏濬過多少次。

自從海口吐出的滇池水，轉折向西北方流，流經富民縣，江心出現一處沙洲，沙洲的形狀，就像一隻螳螂，因此這條大河名叫螳螂江。

螳螂江的江水流到祿勸縣以北，又名普渡河。這普渡河曲折北上，一直流到西康邊界，注入金沙江，而金沙江，便是亞洲第一大河——長江的上游。因此，螳螂江洩出了滇池水，使它和長江大海，一脈相通。

聽完了這許多，我感到很高興，這天到了滇池口，可說是不虛此行了。

主人家雖然整理好床舖，請我們住上房，然而，屋矮房小，空氣不流通，入夜，屋子裏實在是悶熱不堪，我們敬謝不敏，說明我們是軍人，慣于露宿。兩個人就在屋外，草草的搭了個地舖。

沒想到，海口的蚊子，既大且凶，叮一口，又癢又疼，揮之不去，打牠不走。這一夜兩個人真是苦透苦透。翌晨醒來，咬了一身的紅斑點點，主人見了，並不同情，反而哈哈大笑的說：

『我喊你們進屋子睡的吧，你們偏偏不肯，這下可吃了虧啦！告訴你們，海口的蚊子，連我們住在這裏的

人，都怕牠得很！」

歸途中，談起昨日之事，我們都認爲這次暢遊，確實痛快淋漓。

探後蛇峯風吹山搖

只要我和黃毓成在一起，什麼邊遠偏僻的地方都想去，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，都要探它一個究竟。離昆明一百四十里路，有一處險惡奇峯，拔地而起，陡峭嶺危，光溜溜的，大有一笏朝天之概。遠道的人，都叫它後蛇峯，傳說大峯尖處有大蛇無數，會得吃人。我們兩個胆子素壯，某一天連衛士都不帶，決心攀登後蛇峯，果真真有蛇，索性就剝了牠們。

到了峯底，抬頭一看，山雖不高，形勢絕險，而且在一片大平原上，孤伶伶的拔出這麼一座危峯，實在是相當的奇怪。最糟的是，自山脚到山巔，根本就找不出路徑可循。

黃毓成回過頭來問我一聲：『怎麼樣？』

我大聲的答道：『既來了，就上吧！』

這時，一陣風過，把我的話捲走好遠，雲南的風，向稱厲害，尤其在荒郊野外，呼呼的捲來，身子單薄些的人，可能會被它吹倒。

兩個人一前一後，鼓勇上山，一步一攀援，越走越艱難，好不容易爬到半山之腰。向上望，峯頭插在灰雲裏，朝下俯瞰，彷彿自己正掛在百十丈高的峭巖絕壁，田園農家，小得像是玩具。

驀地又是一陣大風來了，這一次，風勢格外凶猛，衝來時，猶如萬馬奔騰，吹得天搖地動；淒厲風響，轟

隆隆，夾着聲聲震耳欲聾的呼嘯。我們趕緊俯身在地，牢牢捉住岩石的尖楞，就怕身體給風捲跑了。然而，潑辣辣又是一陣風來，驟然間，我們感到後蛇峯都被大風吹得如像一支枯竹，搖搖擺擺。黃毓成在大叫：

『你看，這山都要被風吹倒了哇！』

這是我生平第一次，遇見這大的風，無可奈何，只好跟黃毓成嚷喊：

『走吧，下山去！』

探後蛇峯遇風受阻，我還並不灰心，不久以後，揀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，料準當天不會颳風，我獨自一人，帶了槍隻乾糧，騎馬到後蛇峯底，將馬繫好，我循著舊路，一尺尺的往上爬。

爬到上次所到的地方，站下來，四處張望，鳥瞰之餘，赫然見及昆明城池街道，盡收眼底。算算昆明距此一百四十里，那麼我此刻的視界，至少是一匝一百四十里的大圓周，想到這裏，心胸爲之一壯，腳底下也加快了步伐。

越近山巔，我越發謹慎小心，耳聽八方，眼觀四面，手鎗早已握在掌中，連保險掣都扳開了，就怕猛地出現一條大蛇，向我襲擊。我知道，蛇行無聲，而且動作更像閃電似的快速。

一路攀援到峯頂，奇怪，莫說大蛇，連條小花蛇都沒有看見，峯尖，豁然開朗，出現一個寬廣百餘公尺的平壩，平壩週圍，有些石堆岩穴。我在山巔繞行一匝，發現有燒黑了的石灶，拋棄掉的空罐頭，這時候，我心裏明白，什麼蛇峯有大蛇，會得吃人，都是假的。一定有股土匪，將這地方當作匿身之處，爲了怕人家發覺，才造這些謠言，好讓他們隱避。

我讀資治通鑑，有時候讀到與會淋漓處，每每忘寢廢食，黃毓成不曉得我在讀什麼，總是說：

『你那來這份閑心，讀這種大部頭的古書？』

我知道他做官以後，實在是抽不出時間來讀書，因此他只好抽空看看小說，但是當時他和我一樣的閑，於是我勸他也買一部資治通鑑來圈點，我說：

『不論搞政治求學問，資治通鑑都是打基礎的好教材，能够把這書讀完，學問自然會進步。』

他嗯嗯啊啊，不置可否，但是從此以後，兩個人談起天來，他多半都會跟我談些通鑑上的事，以古證今，獲益匪淺，我們當時的高談闊論，引起了一位葉師長的注意，他也常跑來和我們攀談。

葉師長名荃，字湘石，雲南人，皺起舊來，他還是我間接的上司，因為他曾于役四川新軍，官拜第六十六標標統，駐防地在西康甯遠，亦即今之西昌縣。計其時，我還在六十五標當督隊官。談起往事，我們都覺得趙爾豐這個人很有機心，因為早年四川新軍一鎮有四標，分屬三十三和三四兩協，他的調度是將兩協各抽一標，調去遠戍甯遠。這樣一來，駐防成都的六十五、六十七兩標，實際上也是分隸兩協。他以為如此可以分散我們的組織，加強他們的控制，殊不知推翻滿清早已是炎黃子孫共同的願望，辛亥變作，新軍如響應，反而顯得他是心勞日拙了。

新婚前夕愁眉苦臉

葉師長文武兼資，士官出身，在滇軍裏，聲望地位和黃毓成不相上下，他在溫泉村有一幢別墅，兩夫婦膝下只有一個男孩，已經十二三歲，還在讀小學四年級，而他居然連四年級的功課都搞不清楚，成績異常低劣。葉荃一提起他的少君，必定唉聲嘆氣，說是傷透了腦筋。我看了那個孩子，也是替他着急。因此有一天我便自

告奮勇的說：

『你把你那位少君，交給我來管管看。』

於是他大喜過望，千恩萬謝，叫他的兒子從我讀書，而我也就這樣當起了他的家庭教師。

真是應了『人之患，好為人師』這句話，起先以為一個小孩子有什麼管不了的，那曉得這孩子本身的愚笨玩劣不說，還有他過於溺愛的母親添麻煩，當我好不容易逼他收下心來擺在書本上的時候，葉太太準定會在窗外向我懇求：

『楊參謀，娃兒悶得太久了，求你放他出來透透空氣好不好？』
我看這孩子環境如此，希望很少，因此我向葉荃建議：



驅唐主，復被亡，滇軍第一
長官，顧品珍

『你的少君年齡不小，讓他循序升學，不曉得要讀到那一年為止。依我之見，乾脆把他的國文一科教好，够了年紀，叫他去投考雲南講武堂。』

葉荃十分尊重我的意見，欣然表示同意。

從此，我為他補習的功課祇限於國文一門，規定每天讀多少書，先由我細細的講解，講解過後，要他回講給我聽，接下來，再

就已授的課文，出個相近似的題目，命他作文。化了一兩年的心血，我總算使他在國文方面大有進益，後來，他果然考取了雲南講武堂。

我在溫泉村閑居的那一段時期，雖然無官無職，並無責任在身，但我經常還是相當的繁忙，其原因，就由於我交遊廣闊。達官巨賈，名流耆彥，以致於九流三教，販夫走卒，各色各樣的人物，我都結交得很多。昆明有一位老舉人，道德文章，一省同欽。他的太太，曾是很有名的姑娘，不曉得他從那裏見到我所寫的詩文，對我十分賞識，託人示意，想和我結爲忘年交。我尊敬他是前輩，備一份薄禮，登門求見。我們講學問，論世局，感否時人，推演時勢，談得非常歡快，我每到昆明，總要去拜訪他一次。兩年後我要離開雲南了，老先生依依難捨，贈詩給我，又送我他所撰的詩文集，我回四川以後，我們還有書信往還。

貴州畢節的一位老舉人，當時旅居昆明，也曾慕名而來訪我，和我在溫泉村火神廟裏，談得十分投機，往長談竟日毫無倦容，自此他成了溫泉村的常客。他每來一趟，主客雙方都花費不了幾文錢，而一盤桓就是三五天，不久以後我們成爲很好的朋友，留存深摯的友誼。我回四川赤手空拳開創了一番局面，他曾不遠千里，不計名位的跑來助我，在我的總部擔任祕書長。

昆明城名氣很響的一位美婦人，她有青絲盈丈，髮光鑑人，長頭髮梳起辮子，拖在地面還有一兩尺長。她嫁給當地一位財主，此人年紀不大，只是一隻脚是跛的，不良於行。這位跛了的財主和我相交莫逆，時常往還，他最可取的地方是家裏雖然有錢，他却孜孜矻矻的讀書，確有滿腹經綸，真才實學。

彼此處得很熟了，有一次，我在他家吃飯，他特地把他的長髮夫人請出來和我相見，對這位聞名已久的昆明美人，我並不覺得有什麼迥異常人的殊色，祇不過那一頭烏油油，黑漆漆，宛若奇峯懸瀑，山高水長的頭髮

，確實是蔚爲奇觀。

過後不久我私下問他：

『尊夫人的頭髮，怎麼會那樣長的？』

他聞言，揚聲大笑，得意之至。答話的時候，欠身向前，故作神祕的壓低了聲音：

『就是因爲她有這麼一頭好頭髮啊，要不然，我怎麼會娶了她呢？』

雖然答非所問，但是我頗欣賞他的男兒氣概，僅此一點，已可抵償他的足跛而有餘，此公帶着他的長髮夫人，後來也到了四川助我，在我的轄區當縣長。

雲南二年，多彩多姿，良師益友，給我的幫助不少，也就從那時候開始，我替自己定下了奉行一生的座右銘，那是簡單明瞭的三句話：

『學問好好的求，朋友好好的交，事情好好的做。』

語意雖然淺顯，但若身體力行，奉之不懈，却也不是容易的事。

新婚夫人系出名門

黃毓成想結婚了，前來說媒介紹的人不少，他一天到晚儘聽些張家小姐好，李家姑娘俏，然而早年風氣蔽塞，男女雙方在結婚以前，根本就不許可見面，於是他反而遲疑不決，不知何所適從。我笑他打起仗來可以從容乎疆場之上，決勝於俄頃之間，碰到自家的婚姻大事，反倒這麼躊躇爲難起來，他聽了唯有搖頭嘆氣，連連的說：

他懂得我的語意所指，深沉的笑笑，先謙一句：「多承誇獎了，子惠兄。」接着，他便滴滴不絕的，說出了一番道理：

「我家在雲南鎮沅縣，將近瀾滄江了，在我們那個地方，一個縣份的面積廣袤千里，而人口只有幾千，往往一走二三百里，但見河流縱橫，水草肥沃，却是靜悄悄的不見人煙。因此我在外面帶兵做官的時候常常想：那些擁兵自重，割據為雄的人，與出生入死，爭伐不休，何不到我的家鄉去，隨便他要獨佔萬千頃地，都不會有人出來阻止他的。」

我聞言默然，心中正想，止戈息爭，兼愛天下，與其說他的思想源自墨翟，反不如稱其「慈悲廣大，普渡無私」，自來精神接近佛門呢。

他又向我細述他故鄉的種種奇聞，他說他家在鎮沅是首富，他在鎮沅縣學向來是考第一名的，說到這裏他彷彿突然醒覺，自謙的一笑說：

「鎮沅僻處邊陲，讀書人既少，程度又不高，那裏比得上四川的人文薈萃，天府之國。我這個頭一名，程度要比你們差得遠。」

其實，他不但是鎮沅縣第一名縣學生、秀才，同時他更是縣裏頭一個留學生，革命黨，做大官，帶過大兵的將軍咧！

他又談起他會有開發榛蕪的雄心壯圖，家鄉男多女少，他便從外地大批徵雇女工，缺乏醫藥，他又斥營建醫院，沒有娛樂，他更以高酬請戲班去演唱，……但是為時無幾，他開始發覺社會的繁榮千頭萬緒，花草萊為良田誠然百廢待舉，一個人的時間、精力和金錢畢竟有限，於是他苦笑，放棄了他的烏托邦建設計劃。

鎮沅孔雀味同嚼蠟

說起他故鄉有許多不可思議的珍禽怪蟲，光怪陸離，令人心悸。其中有一種蟲體積甚大，舖在地上像一條蓆子，任何人誤踏到牠上面，蓆子頓時便捲起，把人裹在當中，不須與閻人身上的血液會被這蟲吮乾，就此死于非命。

我是一個對新奇事物最有興趣的人，聽了他的敘說，輒時悠然神往，一心一意想暢遊一趟他的故鄉，若不是不久護國軍興，我和他又重披戰袍，北上征討，而我自此以後便戎馬倥傯，施政各方，說不定我今日還能寫一篇聞所未聞的南遊記哩。

倒是我和他家鄉事物的親炙，說來慚愧，我曾經吃過鎮沅的孔雀。孔雀是一種珍禽，自古爲園囿林苑所蓄，却是在鎮沅縣裏，牠們多如過江之鯽。既然捉孔雀比養鷄子便利，鎮沅人老實不客氣便烹而食之。我說孔雀有毒，黃毓成說沒有關係，孔雀的毒端在頭頂心上那一點，就跟鶴頂紅一樣，把它剗去了吃，保險無礙。我聽了將信將疑，他也不再跟我爭辯，多日後，他派人從家鄉運了幾隻孔雀來如法泡製，請我和他同食美味，我想起孔雀那一身燦爛如錦的外衣，孔雀肉吃在嘴裏時，但覺味同嚼蠟，連個印象也不會留下。

民國四年底，袁世凱甘冒天下之大不韙，陰謀竊國，帝制自爲，猙獰面目無所遁形，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護國軍誓師出發，自雲南昆明北上討袁，我被蔡松坡延攬爲其參謀，黃毓成則出任第三梯團長，佐唐堯戌守雲南基地，我們兩個的豪情勝概，悠閑心理，轉瞬間化做了硝煙彈雨，同仇敵愾。那轟轟烈烈的護國軍之役，我在我百萬言的自傳中，已有詳盡的描寫。

護國軍勝利前夕，黃毓成的第三梯團改爲挺進軍，擴大建制，下轄兩個縱隊，第一縱隊司令楊杰，第二縱隊司令葉成林，黃毓成升任挺進軍總司令。他奉令北上支援蔡松坡，方入四川省境，他便向蔡總司令要求，調我爲挺進軍總司令部參謀長，我們終於得償素願，能够並肩作戰，同討元惡了。

護國軍獲得全面勝利，袁世凱羞憤致卒，任務達成，黃毓成是最先率隊離開四川的滇軍將領。民國十三年，我在四川南征北討，席暇不暇，奮戰多年以後，我始攻下成都，粗定全川，膺任四川督軍，勛二位森武大將軍。那時候蔡松坡已逝，唐繼堯流放香江，黃毓成正「淡泊以明志，寧靜而致遠」，在當他的三迤元老，昆明耆彥。我寫信請他小遊蓉城，他欣然應命。老友重敘，快極生平，是他見我擴編軍隊，力抗羣雄，一方面又要大興建設，撫輯流亡，常年百事如麻，日理萬幾，於是他自告奮勇，留下來助我完成統一四川的大業。自此，我和他密切合作，相處無間，食同車，並且遍示川中將領，黃先生是念在故舊之情，純以知己好友的立場，毅然予以贊助，他是雲南首義的元勳，三迤資望最高的軍人，他對主政雲南都不生興趣，難道還會跑到四川來起什麼野心？

堪嘆我的一員得力大將王纘緒，他不瞭解這一層道理，十四年在重慶的劉湘，糾合了黔軍袁祖銘北上攻我，我請黃毓成擔任總指揮，劉湘乃以偏狹的地域觀念來打動王纘緒，說我尊黃抑王，重用滇軍將領。挑發離間之餘，繼之以重利誘惑，王纘緒臨陣反戈，拉走了我將近一半的隊伍，遂而使我措手不及，一敗塗地，用我能掌握的部隊，一路突圍到宜賓樂山，逐漸向川滇邊境推展。

這時候我還擁有人槍十餘萬，而川中自我下野，羣雄並起，又恢復了分崩離析的局面，我無論加入那一方，那一方即可掌握勝利，因此我又介乎他們的敵友之間，劉湘等人對我既感畏懼，更想爭取。

黃毓成一心爲我着想，勸我大可離開四川，南下入滇，當時滇軍人槍不過三四萬，禁不起我這支強兵壓境，我也曾採納了他的建議，大舉南侵。叵耐川滇邊境山高路險，我的部隊久駐天府之國，膏沃之境，他們一路叫苦連天，滑竿伏、搬運伏逃得一乾二淨，我看軍心士氣，一概安土重遷，即使攻下了雲南，也是枉然。所以我將部隊在川西南紮定，黃毓成隻身回滇，我則乘一隻小火輪，駛過好幾百里置軍的防地，出四川，抵漢口，轉赴洛陽，向我另一位好友吳佩孚請援。

這以後我仍轉戰四方，奮鬥不懈，和黃毓成唯有信使往還，互道平安，十六年我領兵十萬下仙桃，迫使武漢親共政權解體，廿二年我奉命痛剿流竄川康邊境的共匪，二十六年參加淞滬保衛戰，旋即奉派爲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，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，迭經長沙三次大捷，衡陽保衛，以及湘桂黔大會戰。民國三十三年出任貴州省主席，鑒於黔滇兩省近在密邇，我寫了一封信，備述思念之殷，我請黃毓成命駕筑城，也好讓我們一傾積悃，重遊歸地。

這一次聚晤是我沒齒難忘的，當時他已貴爲滇中大老，昆明首紳，擔任雲南省主席將近二十載的龍雲，是他民國二年任旅長時，安插在旅司令部的一名中尉副官。他和朱小姐膝下多子多孫，而且個個出類拔萃，頭角崢嶸。業已成人的三位少爺，一位當雲南電燈公司董事長，另一位在雲南，又一位在貴州，做的都是百里侯，仁民愛物的父母官。

黃毓成接到了我的信，他大爲興奮，居然以六十七歲的高齡，不辭跋涉，千山萬水，歷經瘴煙嵐霧，從昆明趕來貴陽就我，我見了白髮蕭蕭而外，風采依然如昔的這位老友，歡欣鼓舞，刺激動情，熱淚險險乎奪眶而出。

海內知己天涯比隣

猶豫又猶豫，挽留再挽留，這一次我留他住在舍下，以便晨昏把晤，時刻傾吐，他原先預定在貴陽勾留一兩個星期，結果是我把他拉下來足足住了半年之久。一百八十餘日的相聚，海濶天空，無話不談，使我憬然悟覺，黃毓成天縱智能，一言一行，在在大有禪機，益以別後這二十年裏，他長日青燈古佛，窮研經典，他對於佛學已有極深的造詣。每每見他或則盤膝打坐，或則拈花微笑，以視如我之軍書旁午，營營擾擾，相去何止以道里計。

整整半年，他對我的綜理庶政，整飭軍旅不曾畫過一策，規以片言，我深切瞭解，這並不是他傲帚自珍，故示超然物外，太上忘情，黃毓成實已突破了凡夫俗子患得失，斤斤較量的境界。而我也未曾視他為西南軍界元老，學驗俱豐，把他當做求策問計的最高顧問，因為我雅不欲為菩提植一樹，替明鏡置一臺，我何苦拿這些凡塵俗事，去破壞他修煉已久的道行。

勝利後，他下定決心，盪返昆明，臨行前他告訴我：

「自此塵緣已了，唯有青燈古佛，日夕相對。」

我似懂非懂，若悟未悟，剎時間想起了三十二年來的密切交往，如影隨形——我彷彿這一瞬刻便是永訣，我不勝依依，目送他佝僂的背影離我遠去。

從民國三十四年的那一次離別，時至今日，屈指細數，忽忽又已二十二年於茲，我今年八十六歲，黃毓成大概快九十了。自民國三十八九年紅流氾濫，竹幕深垂，他過那水深火熱，饑寒交迫的歲月，將及一十八載，

以他的體質，生命力，和「淡泊明志，寧靜致遠」，「慈悲廣大，與世無忤」的心情和作風而言，也許，他能熬過得這一段驚濤駭浪下的風燭殘年，那麼，反攻期邇，收京有望，我們這一對行年卽屆九秩的老友，也許還有把臂歡晤，淚眼婆娑的一天。

九十多年來，歷事難計，閱人多矣，古人有謂：「一死一生，交情乃見」，今日之我讀來，竟是別有一番況味。我自六歲束髮受書，十二歲進縣學，十六歲就府學，弱冠之年入軍校，由排連長而膺寄方面，統兵百萬，這麼些年的閱歷，這麼些年的體驗，我乃認爲我這一生總算是交結了兩位好朋友，云死者，如吳佩孚，或云生者，是黃毓成。

吳黃二人終身未及晤面，曰事功，曰志業，他倆南轅北轍，如風馬牛之不相及，但是基於我一身，遂起輻射作用，因爲這兩位長者都是我深心敬愛的人，如師如友，互切互磋，對於我的一生，實有重大的影響。不過這兩位好友所採取的人生路向大不相同，起於寒微，奮力爭競，果然叱咤風雲，威鎮全國如直系軍人靈魂吳大帥，我覺得他雖然力求言中信，行篤敬，可是他所服膺的，仍還是清淨無爲的黃老之道，他精於易卦，喜歡卜課，相信冥冥中有定數，於是隨波逐流，覺得不必逆天行道，強作自然。至於黃毓成呢，他尚俠義，重然諾，慈悲爲懷，兼愛天下，他講求的是佛理，但知與人爲善，力求塵世無爭，事事和諧，曰淡泊，曰寧靜，不過是他在向芸芸衆生施以身教而已。

這兩位好友都會以其醍醐灌頂之勢，予我極大的啓發，我愛慕他們，敬重他們，愴念他們，追懷他們，魂牽夢縈，無時或已。黃毓成之於我有如一幅油畫，嫣紅結紫，層疊畫布，其色彩之鮮艷奪目，揮不開也抹不掉。吳佩孚則宛似一幅淡墨瘦竹，疏疏朗朗，着墨無多，但其風姿綽約，活脫紙上，輒時令我歷久彌新之感。

傳記精華

三二四

然而，無論如何，終我一生，不管是對黃毓成抑或吳佩孚，我總歸會有：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隣」的親切熱烈心情，這是可資作為斷言的。

